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為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

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為偽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录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祭政羅東川先生僑

諸儒學案上一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絶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為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

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名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絶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為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

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為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

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識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為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為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

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况先生未甞當國恵宗徒以經史見昇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為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虚齋曰如遜志者葢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

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識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

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為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恥也與其

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令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為之謂萌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令喪禮朝夕

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噫行者鮮矣　為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頎頎然循循者善之徒頎頎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為之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利利已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為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説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

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為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

拘則為囿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争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

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撓乎中一存乎利禄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

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

於厚令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苫薑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令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

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廟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令

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

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内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悦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茍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悦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没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

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法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

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為難　金玉犀貝非産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為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任賢之速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為

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髙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為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名為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為海南

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祁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為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為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廸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

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末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為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葢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為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其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

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為太極葢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説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

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葢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為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為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

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愛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元

孝存則承顔養志愛敬不忘没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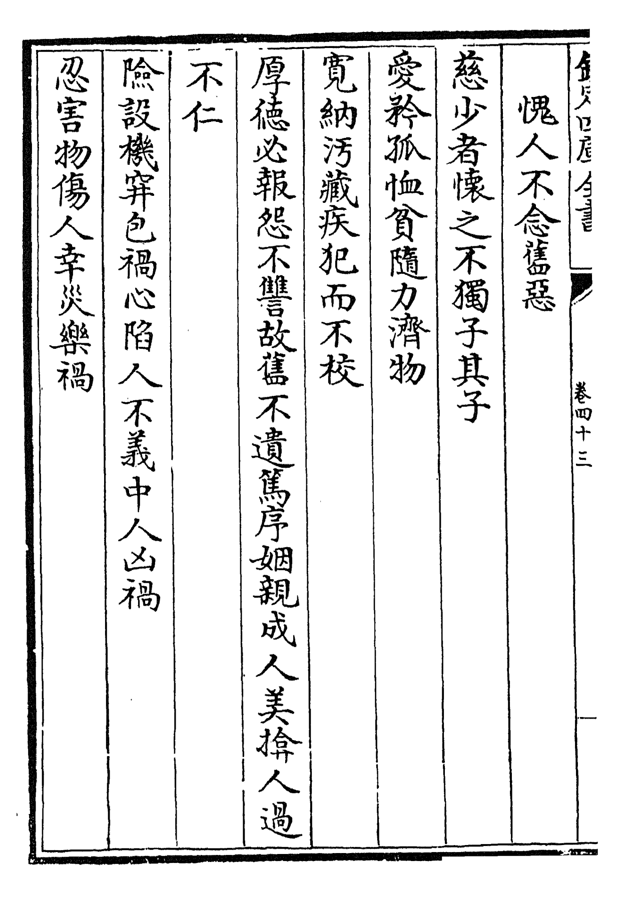
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

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



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寛納汚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讐故舊不遺篤厚姻親成人美揜人過

不仁

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娼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為不滿者皆忌也

刻督責太苛自忍中來掊克無艾自貪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尚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褊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横挾勢馮陵

義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直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凡友弟恭老尚年

正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茍求凡出處語

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

宜而不失

自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為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為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為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禄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刓忍戀惜之意不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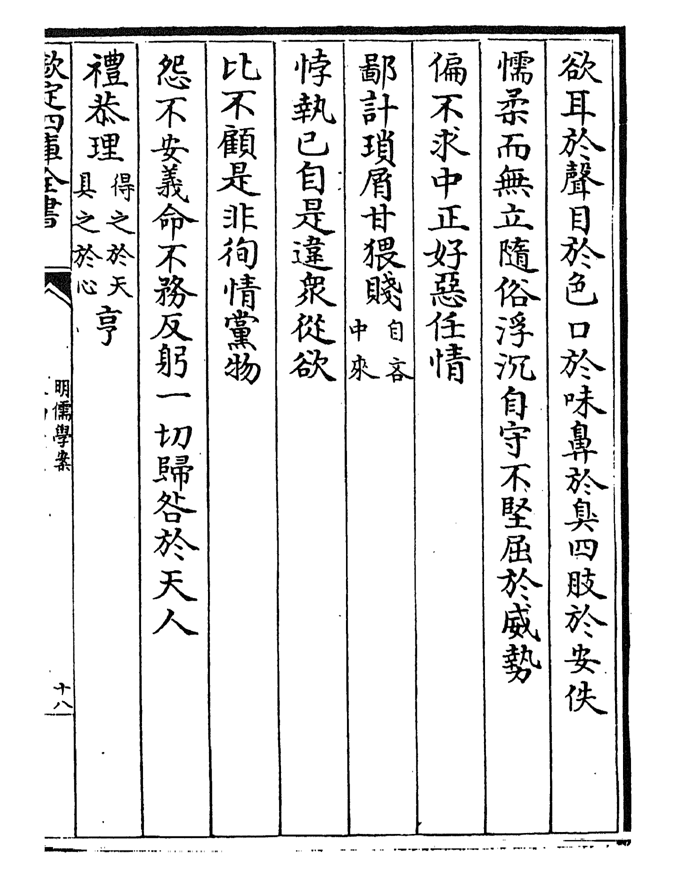
人以善所有則隠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求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

是無義無命也

倭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凡蕲以逢迎投合人

意向者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沉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内則攝思慮去執固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訐以為直不徼以為知

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為高常有欲自表意見便有伐在其中常有陵壓人意便有傲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粗厲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敖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窮理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知人 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處事 別是非辯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 真偽忠佞貴於辨察

知命 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 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

聰 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偽善惡遠賢人交

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為利害以小小毀譽為榮辱以小小逆

順為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徼以為智

不明　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不聽　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為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存心　真實無妄

盡己　言顧行行顧言

盡人　循物無違

極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偽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燿

欺食言偽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

藏

矯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

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有攸為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吉凶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著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著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蘙斯革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爾余習筆架

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永昭爾之德予夜無寐書燈

窈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書院

正其心艮其背畏無聞愼無視允守兹哲可企室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莫之易之匪他圖書厨

抒厥衷善則紀隶有恒致敬𠃨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兹毋自欺榻銘

齋爾宿愼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綈疏温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覆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水注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孰執其柄扇銘

利若純剛而巽惟所致曷有困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愼所與乃無辱名刺

諧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為鄭之聲琴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緼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容斯實硯匣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 墨銘

榘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 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榘循常彝余德 界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 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 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 權銘

或歛或盈罔攸式良多益寡爾作極 量銘

安爾褒蓄爾質的然於外寧藏於密 笥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於兹敬而勿馳 簡版

疑所決庸而溉永丹厥心毋為紫奪 朱合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為爾逸 櫛銘

勿為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 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 黙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厥家 畫乂

彼有所染庸爾革攺而不瑩庸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

研 （左鐫）

夫惟静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静兮重兮敬德日躋　壓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　書籤

執斯匕毋忘秉耒饘鬻於是以寧余餒　匕銘

操斯柄亂斯正　䯤銘

纍寸成尺如彼積德　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　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　屏風銘

視彼壺庶乎屢空視茲矢庶乎直躬心端體正邇不中

壺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 蓋銘

毋曰內可闚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繫內外無二惟明

德之大 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 印幬

乃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熈遵爾高明 燭檠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 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范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礲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知爾剛銳以解余結鑴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上二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遍讀五經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

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十年宣德甲寅六月二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辯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為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

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為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懸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其地獄是不以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

世皆然否則姍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為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葢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

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令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為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為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為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

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畧相同耳

語録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即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

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為學嚴密如此　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非禮勿視則心自静　學者須要識得静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静不妄動方是静故曰無欲而静到此地位静固静也動亦静也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

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　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横於中而不能入矣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咈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

富貴之要　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　得一善是一善得一能是一能是謂道聽塗說　令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　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

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　為人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

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　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令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為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為可尚也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纏觸

即動而應初無縱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

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隐固非圖之可形説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説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説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説也至於語録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

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録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太極圖說辨

戾文畧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録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

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為辨戻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上三

僉憲黄南山先生潤玉

黄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

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為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名為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釆凛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冦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歳苦瘴癘先生奏徙

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合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為李文毅時勉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海涵萬象錄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

曰天神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　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　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　在天為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　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即告

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　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　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　孔門所教所

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騖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　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　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

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黷之風矣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

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

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

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

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

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

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　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

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

之德以下論語　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却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禀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

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汩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　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即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即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　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即義也此之謂體用

堯典以親九族即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玄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温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已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思也葢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詩　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如大宗其庶子為小宗若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葢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下同　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内為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為凶服

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觶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即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

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酬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名公為尸令之神有土木偶及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

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彚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説以為春秋縁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

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謚文毅先生剛介絶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為輭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為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

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皭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子路論為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為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為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

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

柁可乎　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　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　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己行

之成法而已　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　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　君子之學持静之本以存其虚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虚則内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　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

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　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　所見專則所守固　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

士授編修與同官黄仲昭莊㫤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其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為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虚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

人人自以為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龎樸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黄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極皆不失其傳

云

遺事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廵檢笞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 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為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極竹澗潘希曽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

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　先生田祇二十畆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　宅後為天福山一日匃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為先生家匿之先生即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畧不動色　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餕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

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畧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贏俸即為不樂朴菴亦有慙色

語要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　學者須大其心胸葢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物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

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　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　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扳　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　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為氣運所推盪耳　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　居敬於專一上見功

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葢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為思慮發之於身為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為父

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為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為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德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為賢安之為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

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為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為為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為心之體吾惟修吾心煉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為芻狗為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為名

誇記誦以為博侈辭章以為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為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内莫不以為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為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為不過為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

而見吾人所為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没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禀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静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為佛老之虚無不為俗學之卑瑣斯為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虚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説

得盡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為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黄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疾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為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

家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葢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

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為瓊山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山已薨是誣瓊山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況是時徐宜興言

定山亦是出色人瓊山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錬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栁之間而氣象曜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

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　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　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悦所謂推以朞甲之年月必得其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朞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産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麄巨細

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畧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　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揚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

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此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無為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

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　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　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為謬亦不以余言為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熈　林光　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為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

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　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為我兼愛虛無寂滅盜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

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葢已深惡之矣　天地萬物總吾一體牕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顔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

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

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没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别號東白南昌人少為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

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名修憲宗實録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名修大明㑹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男座以聽其講丁憂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為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説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将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

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為私言也孝宗宴駕為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即理也之藴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藴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為二動静交致者别出一頭地矣

語要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　蕭

宜猢猻遊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緇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

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即於性命之與帝王之畧極力描寫不以為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偽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　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

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册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囫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畧窺影響便爾叫譟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嗤簡策為糟粕卒至顛瞀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别語言動静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蹺蹊不差異不高遠不麄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蹺蹊差異或務為高遠麄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　天池所以相播相盪

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

既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　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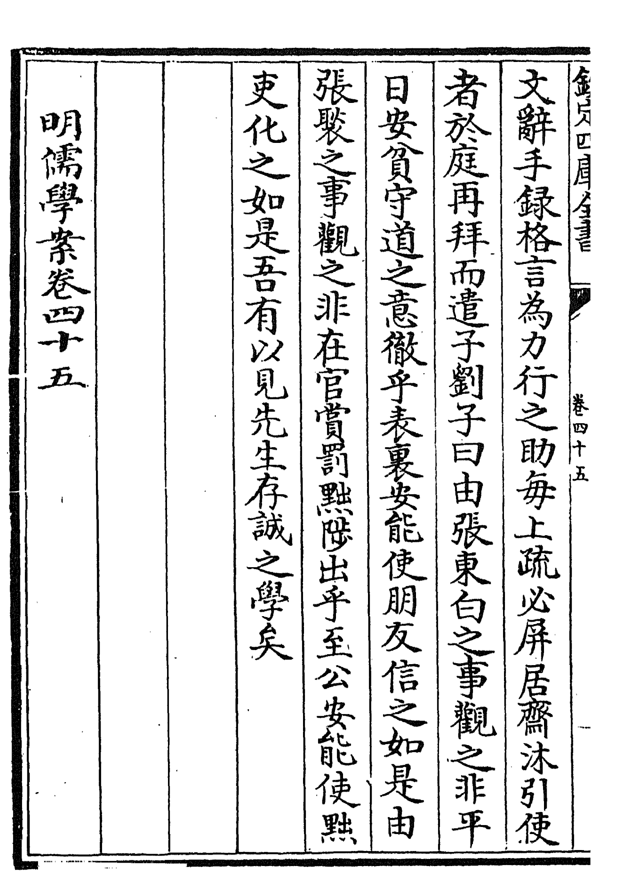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

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為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宫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為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倖奄汪直廵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

宗主斯文為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闗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横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偽逐之外使將市猨狖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

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聚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為証聚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罷黜實臣自取肴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

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唆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為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為



文辭手録格言為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聚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上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

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葢意有

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
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盖以
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
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
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
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
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
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

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敎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
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
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
勅諭敎條有合於程朱敎法喜曰此學校正敎也然科
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敎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衆以
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
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
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

往質之乃貸其家貝得五金凡子從行謂之曰死則葬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頑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還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為金柅

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静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獨之説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虚曰太極太極

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葢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彎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黒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葢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為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為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為仁

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為中曰立夏盖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為黒黒外為白白外復為黒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為白白外為黒黒外復為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黒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

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葢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

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葢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

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武緝熙戒周公以是……

侍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求放孟心及孟氏旦

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即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性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第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
乎道殆是也葢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
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
紬繹之者以為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强
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葢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
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為易葢引其
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為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内者
也故茍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鋭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

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麁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麁者耳得其麁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糢則張張皆糊糢心麁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

知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為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鋭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

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奥皆有明轍惟此最為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載　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為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為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

以也若君子自學尚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為

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椒丘）

蔡九峯之學未得為淳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　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獘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為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為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景東以詩書變其俗土官陶氏遣子從學即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吏河南廣西叅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

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絶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為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録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别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為事也蚤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閭為友與醫閭詩云黄門傒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為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静有以立

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葢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葢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葢在已者有

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摇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乃塊然静坐求𢍆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虚空也

司成蔡虚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虚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絶人總髪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

胄絛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肎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倣蔡京名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蠒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葢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葢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

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虚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為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為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極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

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語要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愚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為　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

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　虛而一盡矣　最要靜愈靜愈靈　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前輩云舉夔稷契何書可讀葢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擇術哉使舉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

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　天地人物欛柄皆在靜上　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　凡能為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　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葢居甞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

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静亦須虚方是静本色不然形静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　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虚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閑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虚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　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

圖得心安之為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即是為親也　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為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其者雖其人甚的其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顧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顧士大夫立此門户今褒名飾字以相為重便是標門標户矣　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為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瞀於眼前矣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

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絶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户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

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攪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為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没如朝霏暮雲始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葢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為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懐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

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旣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獘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為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為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

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騖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為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槀私記

省身法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

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巖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間為周公曹操而間為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

於人　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即此目前一啓齒一蹀足皆道所存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入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為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葢非者鮮不為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

不逃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嗤議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周子之機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如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

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為經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

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葢古之人也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獻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

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

格天之功興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

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
上以其孝行特給之蕺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
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
攷見矣
南山素言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
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　君子誦聖人之
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　好人譽已而忌稱人之
善惡人毀已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　古之言也

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　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　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　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

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　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　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　伊

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
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
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
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　治
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　邵堯夫蔡元定皆有
廣易自得氣象葢務精義之學故爾　冠婚喪祭家法
之本也　好聞過不若好改過　俗吏聖門蠧家之賊
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　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

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　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　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　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踈其損一也　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　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　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

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　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　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奥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　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别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已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檀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

非勦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叅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録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　每於暗室中靜

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 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 用心專一便是敬 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 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 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

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　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　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為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為動動而內照深沈

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　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為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現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　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

與昏須有當然之則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